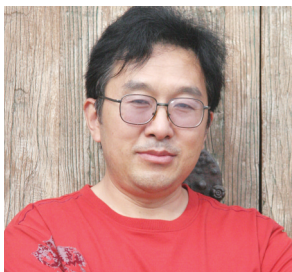


中

(广阔不负责任的口语)

◇ 亦文亦画 冯杰专栏



冯杰,诗人,作家,文人画家。获过台湾《联合报》文学奖、梁实秋文学奖等。出版散文集《丈量黑夜的方式》《泥花散帖》《田园书》等十余部作品。

范围更广,不仅限于北中原。几乎在中原大地都通用这个词。此词是表示“好”“行”“可以”。十足褒义。中原人的口头禅和文化符号。说“中”的都是河南人。你懂的。

我二十多岁自北中原乡下首次陪母亲到过北京,土头土脑,在当时未扩街的王府井书店,那京城漂亮的服务员听我讲一口原色中原腔,停下正说得好听的普通话,着意用这句话模仿我。

“中不中?”她讲得不地道。

“咋不中。”我说。

果然在预料中。于是大家都笑。

我卖弄说:“早在宋代,俺说这可是纯正国语。你们说的是胡话。”

大家一愣,笑我是一只乡村来的井蛙。知道属于“捧哏”。

当比不过别人时,中原人的本事是“卖老”,民间叫吃老本,学术上叫吃甲骨文。我二大爷说他平时在北地随意尿一泡尿,就和脚下汉陶交流交流了。

“这事情办得可以,不错,很好,还算行。”属标准的国语,说起来啰嗦像穿起一串冰糖葫芦。河南话说“中!”一个字利

索,像热锅里抖出一颗炒豆,落地有声。

河南人笨拙,惜物,内敛。说话也珍惜,简洁,以一当十。

当年孔子的马车穿越北中原“卫国”大地时,散布“论语”。《论语·子路篇》里就有“中不中”。“礼乐不兴,则刑罚不中,刑罚不中,则民无所措手足。”王健诗“美人停玉指,离瑟不中闻”,大唐帝国的河南诗人敢用方言入诗,元曲关汉卿《救风尘》里,卜儿云:“可是中也不中? 正旦云:不妨事,将书来看。”

批判投降派宋江那年,父亲买来一部《水浒》,打开《水浒》,是一部河南方言版的压缩。上至国家领袖,下至卖枣小贩、草寇嫖客、包括赵佶调戏“国妓”李师师,大家全是用清一色河南腔。中? 还是不中? 中中。皇帝打情骂俏如是我说。

村里民办教师孙百文在灯下讲过一个很庄重的传闻,更玄:

当年毛主席选定国语,在决审关键时,那个不争气的河南评委一泡尿憋急了。等回来后,早改成用东北话为基础的“普通话”。就差一票。



◇ 营闲事 王亚专栏



王亚,作家。作品散见于《天涯》《芙蓉》《雨花》《滇池》《散文选刊》等,出版有散文集《茶烟起》《营闲事》《声色记》《此岸流水彼岸花》《一些闲时》《今生最爱李清照》等。

我往眉州时,恰七夕,与苏轼草草相逢。

去三苏祠,也去中岩寺。中岩寺是苏轼青年时求学处,在青神县中岩山。山前有古中岩山门,一入便觉与世隔绝。此间山深林蕴秀,人迹罕至,而有一山的摩崖石刻与石窟造像。震惊之余更恨憾,走几步叹一声。这一山的石刻与造像多毁于浩劫,千年的岁月与战争都不能使之磨损,那些年的人与事的破坏力实在无法可想。寺庙亦未修复完全,书院只余遗址,幸而还有这些印记,以及未被破坏的生态。

山间还有黄山谷所题“玉泉铭”,

唤 鱼

有苏轼王弗的“唤鱼池”。年轻的苏轼曾在此拍手唤鱼,与王弗缔结姻缘。我立于池边,也击掌数声,企图唤鱼,池中鱼群却远遁往岩壁下去了。那壁上正是苏轼当年所题“唤鱼池”,鱼们日日与之亲近,自懒得搭理我辈俗人。

三字在壁上竟有水韵,一如鱼群遁去带出的涟漪。岩壁上的字映在水面便更具水的姿媚了,是女子在水边赝面,面容腴秀又明净,绰约又出尘。再观那壁上字,分明也神气清秀,而又有另一番风华,是丰神潇洒的少年眉梢那一挑,无尽意气能擎云。由是,

“唤鱼池”三字方能得勃郁之气映日熠熠,苏轼正是十八九岁少年呢。

壁上字与水面影一呼一应一含一露,如同天顶这日与地上的影。有光便有影,日头是影子的生命,影子是日光之舞蹈。林下有树影,荷下影团团,花影绰约,竹影扶疏。再往深里走时,还有将颓未颓寺院垣壁的兰若旧影与四围高松的松风长影,入得其间,是行也清凉,坐也清凉。山门后岩壁上,便有接引佛造像,接引世人往更远的佛境里去了。

再出山时,路边有甘蔗的老嫗,手上一柄快刀,削皮斩断切块,利索得如切豆腐。我们靠在门廊边吃甘蔗,门内山风习习,门外夕阳撒了一地金黄,竟有了烂柯的疑惑。是山中日头长。

陪着昙花盛开

朋友发来几张昙花开放的照片,瓷白瓷白的,两朵花相互依偎着,像少女的笑靥。两朵昙花,是两轮浅陷下去的酒窝,真是美。我回她:这样的花,应该坐在她身边,陪着她开。

陪着她盛开。看那些花瓣是怎样从花蕾里轻吐出来,然后在幽暗灯光下徐徐舒展,一瓣是一弯浅笑。然后一瓣一瓣相携着,围起来,围成瓷白的花碗,盛上芬芳。外层的花瓣有些妖气,里面的花瓣却是端庄圣洁,一场昙花开放的过程简直像妖精修炼终于脱胎换骨一般美好。

昙花几乎只在深深的深夜里开放,彼时残月在天,星河欲曙,而人间万物阒寂无声。睡梦中的人们,有几个人有耐心去守候她的刹那芳华。所以纵使那么美,依然容易被错过。而于我们,能看见一回昙花开放,真是像目睹菩萨显身一般庄严和珍贵。

一直想养一盆昙花。在书房里养。珍重伺候她一春一夏,在秋夜,我会静心等待她的盛开。我会沐浴更衣,穿素白的裙子,端一张老藤椅,就坐在花边。会放一首极其空灵悠远的佛乐,

会焚上三支奇兰香,会放下书本笔墨,就这样又隆重又情思淡远地守着一朵花的开放。内心里有三分的欢喜,一分的悲戚。欢喜是因为这美丽,悲戚是因为这短暂。简直像青春和爱情啊,那么美又那么匆匆。

与佛教有关的花木,说起来似乎都是宛转得让人哀伤,却又都充满慈悲的力量。

第一回读到“昙花一现,只为韦陀”这八个字时,惆怅良久,不能释然。

昙花又叫韦陀花。传说昙花和佛祖座下的韦陀尊者有过一段缠绵悱恻的过往。那时候,昙花是一位纯洁美丽的花神,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每天来给花神锄草浇水,于是花神爱上了日日赐她以甘霖的人。这事被玉皇大帝知道了,玉皇大帝勃然大怒,生生拆掉相爱的一对。男的被送到山间习佛,赐名韦陀,意思是要他忘记前尘往事,忘记美丽的花神。女的呢,被贬到人间,成为昙花,开放只有一刹那的时间,且是在深夜里开放。让一对爱人永不相见,永远相忘。可是花神不能忘记韦陀,他知道韦陀每

◇ 草木慈悲 许冬林专栏



许冬林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散文作品发表于《十月》《散文》等刊物,著有散文集《日暮苍山远》《养一缸荷,养一缸菱》《忽有斯人可想》等十部,及长篇小说《大江大海》等。

天都来山上采集露水,为佛祖煎茶,于是便选择那个时候开放,希望采露的韦陀能认出她来。可是,韦陀没有去认,也许他真的已经忘记前尘,也许他身为出家人已经不能去认。就这样,昙花夜夜开放,夜夜错过与她的韦陀堵面重逢。

一刹那是盛开,是芳华灼灼。一刹那是凋落,是黯然收场。

那天读到一句宋词:春日游,杏花吹满头。读过怅然,觉得好美,可是又美得疼痛。暮春天气,人在花下,风起时满空里缤纷盛美的杏花。然后风息,花落,满头满肩满袖。再美都惆怅,因为这袖子上的这一朵永远不能再回枝上了,那肩膀上的那一朵也永远不能再在春风里浅笑了,明年的枝上杏花再开,都不是今天落下的花儿了。

原来,所有花朵的开放,都是一次有去无返的单程。再盛大绚丽,也是单程。

我能做的,大约也是,在一棵杏树下走得慢些再慢些,陪一柯杏花飘落。算是有情,算是不负。

美好的时光,其实就像昙花开放,多么短暂。而我终于懂得,在生命里的每一朵昙花开放时,我会怀着虔诚之心陪着,陪着刹那,陪着永远。